

老有所乐

母亲的越剧

浙江 张炎

母亲是浙江人，爱听也爱唱越剧。不论是在山间地头干农活，还是屋前灶后整理家务，只要有父亲在，她都会哼上一段软玉温香的折子戏，因为父亲跟母亲说起过，听她唱越剧，心情好，干活也有劲。父亲过世后，也许缺少了知音，我已很久没听到她哼唱。

我买了新房，要求母亲搬过去同住。母亲就忙着翻箱倒柜整理需要带过去的东西。突然，弯腰的母亲肢体一顿，一本泛黄了的越剧曲谱出现在她的手上。她搁下手中的活儿，细细翻动起来。《沙漠王子》《法场祭夫》《葬花》，一个个经典折子戏曲目上还有字迹歪扭的勾勾画画。她把这些曲谱一起带去了新房。

随着我儿子的顺利降生，母亲多了照顾下一代的任务。在照顾孙子的时候，母亲就会打开电视，找到有越剧的频道。说来也巧，我儿子如果哭闹，一旦听到有越剧的声音，就会变得安静。没电视的时候，母亲就为孙子重新开了嗓子，声音清丽温婉中透露着一丝平实，眼睛里透露出久违的明亮，爬上皱纹的脸上带着一种满足。那一刻，我明白，母亲是离不开越剧。

平时，母亲很少迈出家门。而我新房所在的社区是个老社区，小广场上经常有戏曲爱好者在自弹自唱，我就动员母亲去瞧瞧。开始时，母亲只是抱着孙子在一旁听，但是时间一长，她就有了跃跃欲试的冲动。

很快，母亲和那些戏曲爱好者打成火热，母亲也换了一个人似的。重新拿

起了那本泛黄的曲谱，反复练习里面的曲目。吃过晚饭后，她就和这些爱好者一起吹拉弹唱，俨然成了主力演员。尽管他们的表演不是很专业，但是总能吸引不少围观的社区居民。后来，母亲他们还成立了社区越剧社，大家自掏腰包，添置戏服、乐器，到市区大广场表演，到街道文化节舞台上表演。母亲整天很忙，却也是整天乐呵呵的。

一年以后，他们的越剧社名声越来越大，还经常上地方电视台的戏曲频道。如果有母亲的越剧表演，我们全家都会前去观看，或者掐着时间围着电视观看。看母亲穿着戏服，在台上专注地表演，当掌声此起彼伏时，母亲举手投足都让我无比欣慰。母亲离不开越剧，我们全家也离不开母亲。

诗词汇

千年奉新

江西 邹非

千年奉新 江南米乡
清新的空气
弥漫着泥土的芳香
蓝天白云 温暖的阳光
轻抚着绿叶上的春天
是潦河
把你养育成绿色青山

千年奉新 仙源灵境
越王山上 勾践排兵布阵
卧薪尝胆的初心
传承了一代 又一代
佛也跟你结缘
在百丈立了天下清规
华林书院 人才辈出
宋应星坐在你怀里
打开了天窗
因为天工开物
你名扬世界

千年奉新 一河两岸
已是万家灯火
文峰塔上的光芒金碧辉煌
点亮了散步的人群
千年古城 依然奉新
千年奉新 依然年轻

家有收藏

书橱里放着一个白色的陶瓷笔筒，高约10厘米，布满岁月沧桑的筒身有一条裂开的短细缝。筒口往下有四个字“八大山人”，字下面一幅画，是两株菊树，每一株菊树的碧绿枝叶间数朵菊花已盛开，有紫色、蓝色和淡黄色。笔筒的外底部落款是大清乾隆年制。

看着笔筒，回想着它的来历。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天，奶奶拿着一个笔筒递给我说：“家里就你读了书，这个送你。”拿到的那一刻，我一直摆在书桌上，放上几支笔。

笔筒是中国古代除笔、墨、纸、砚以外最重要的文房用具，是存放毛笔的主要案具，自古以来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据考古学家推测，笔筒早在战国时即已出现，正式而

传家笔筒

江苏 陆漪

普遍地作为一种文房用具是在明代晚期，记载笔筒较多的也是明代的文献。明代晚期名人文震亨《长物志》笔筒专条云：“(笔筒)湘竹、棕桐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和他同时代的屠隆《文房器具笺》笔筒条曰：“(笔筒)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坐为雅，余不入品。”他们对文房器具多有记述，尤其对雅洁的竹木笔筒情有独钟。当时竹笔筒、瓷笔筒、木笔筒比较常见，后来象牙、漆器、玉器等为原料制作的笔筒开始粉墨登

场。笔筒大都造形简单，口底相若呈筒状，非常实用，是案头工具中不可替代的美器，极具观赏和艺术价值，深得历代文人墨客的宠爱，成为他们朝夕相处的良伴，至今盛而不衰。

八大山人，本名朱由，又名朱耷，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的九世孙子，八大山人、雪个都是他的名号。人们把八大山人的画作仿画到陶瓷笔筒上，也是对他作品的喜欢、认可和肯定，既丰富了笔筒的文化内涵，增强了其观赏性，也提升了其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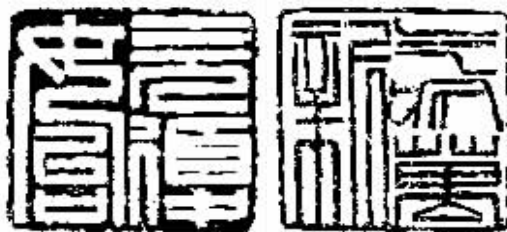
我情不自禁地触摸着、擦拭着这个陈旧的笔筒。其实对我来说，笔筒的功能和价值就是摆放笔而已，但在岁月中沉潜过的笔筒以及八大山人的画却让我浮想联翩，触发了我去了解、去探究的兴趣，这不就是文化的魅力吗？



山西 梁俊琦

一元复始

气象万新



辽宁 王琳